

●村上春树继《挪威的森林》之后世纪末最新巨作●

日本文学
四色空间



人造卫星情人

〔日本〕村上春树 著
柳 又 村 译

■三人奇特的爱：要么有情无欲，要么有欲无情。
你追求你没有得到的，得到了却未珍惜的。
稍纵即逝的火花，也许能照亮一生，一旦失去，
就再也找不到了

漓江出版社

● 日本当代人气最盛的作家·四色之情小说 ●

人造卫星情人

〔日本〕村上春树 著
柳 又 村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造卫星情人/(日)村上春树著;柳又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

ISBN 7-5407-5564-4

I.人… II.①村… ②柳…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18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656 号

桂图登字:18-2000-120 号

人造卫星情人

[日本]村上春树著

柳又村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1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7-5564-4/I·769

定价: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日
本
文
学
四
色
空
间

无限驰骋

在四色

想象空间

没有国界的小说新时空

人造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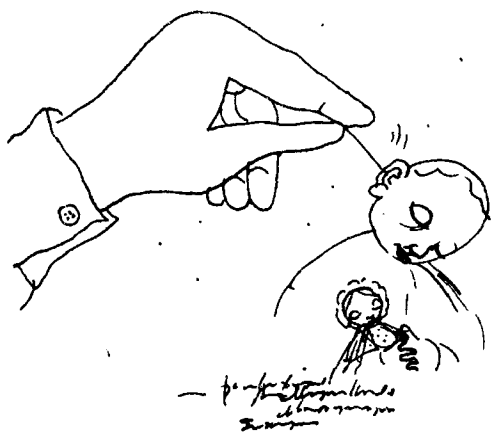
Sputnik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从哈萨克共和国的贝可诺(Baykonur)太空基地发射世界第一枚人造卫星 sputnik 号升空,直径58公分,重83.6公斤,以96分12秒一周的速度环绕地球飞行。

次月3日载着莱卡犬的 sputnik 2 号也发射成功。这是有史以来升入太空的第一个生物,但因卫星无法收回,而成为太空生物研究的牺牲者。

(摘自讲谈社《世界通史纪年》)

1



22岁的那年春天,小董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恋爱。就像横扫过大平原的龙卷风一般热烈的恋爱。那将所到之处一切有形的东西毫不保留地击倒,一卷入空中,满不讲理地撕裂,体无完肤地粉碎。而且刻不容缓毫不放松地掠过大洋,毫不慈悲地摧毁高棉的吴哥窟,热风将印度丛林中成群可怜的老虎

烧焦,并化为波斯沙漠中的狂沙暴,将某个地方少数民族的城邦要塞都市整个掩埋在沙漠里。一个壮观的纪念碑式的恋爱。至于恋爱对象则是比小堇大17岁的已婚者,再补充说明的,是一位女性。这是一切事情开始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一切事情结束的地方。

小堇当时为了成为职业作家而名副其实地正在辛苦奋斗着。这个世界尽管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人生途径,但自己应该走的除了小说家之外则无其他的路。这个决心就像千年岩石一般坚硬,毫无妥协的余地。她的存在和文学信念之间,夹不进一丝毫的空隙。

小堇从神奈川县的公立高中毕业之后,就进了东京都一家小型私立大学的文艺系。然而那怎么想都不是适合她的学校。那所大学的非冒险性和温室般不实用的——当然是只对她来说不实用的——一切事情的做法都让她打心底感到失望。周围的学生大半都是无可救药的无聊而平凡的二级品(老实说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小堇上三年级以前就干脆

休学,从校园消失了。她得到一个结论,在这种地方待下去只有无谓的浪费。我想也是吧。不过如果我发表一下平凡的意见的话,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生里,多少也需要一些无谓的浪费。如果从不完美的人生中除去一切无谓的浪费的话,那就不算不完美了。

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既顽固执迷又习惯嘲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一旦开始讲起话来就没完没了,可是遇到不投缘的人(也就是构成世间的大多数人)时却难得开口。烟抽得太多,搭电车时总是把车票搞丢。一想到什么事情时,经常有忘记吃饭的毛病,长得像以前意大利电影中出现的孤儿一般瘦,只有一对眼睛却骨碌碌地灵活转动。与其用语言说明不如眼前有照片可以看,只可惜一张也没有。她极端讨厌照相,而且也没有特别为后世留下“年轻艺术家肖像”的想法。如果有当时小堇的照片的话,我想那一定会成为有关人类可能拥有某种特质的极难得的纪录。

话题扯远了,说到她恋爱的对象,那个女的名字

叫做“妙妙”，大家都这么亲昵地称呼她。本名不清楚(由于不知道本名，所以后来无从查起我也颇伤脑筋，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以国籍来说是韩国人，不过她从二十几岁开始决心学韩国话以前几乎一句也不会讲。因为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又到法国音乐学院留学，因此除了日语之外还会流利地说英语和法语。经常一身亮丽精干的穿着打扮，毫不造作地佩戴小而高价的饰品，开十二汽缸的深蓝色“美州虎”轿车。

第一次见到妙妙时，小堇谈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当时她正沉迷于克罗阿克的小说世界。虽然她会定期更换文学偶像，但当时的对象正好是“热点人物”的克罗阿克。她经常在上衣口袋里塞一本 *On the Road* 或 *Lonesome Traveler*，一有空间就拿出来翻。如果看到有意思的一节，就用铅笔在那里作记号，像有用的经文一般背下来。其中最打动她心的是在 *Lonesome Traveler* 里监视山林火灾的事。在孤立的高山顶上一个小屋子里，克罗阿克正在当山林火灾监视人，孤伶伶地在山

上过了三个月。

小堇引用了其中的一节。

“人在一生之中应该有一次到荒野里去,体验一下健康,甚至有几分无聊的孤独。发现自己只能依存于完全孑然一身的自己,然后才会认清自己真实的、隐藏的潜力。”

“你不觉得这很棒吗?”她跟我说。“每天站在山顶上,360度俯瞰一圈,确定没有任何地方在冒黑烟。一天的工作只有这个而已。然后就可以痛快地看自己喜欢的书,写小说。到了晚上毛茸茸的大野熊在小屋周围绕着徘徊。那才真是我所追求的人生。跟这比起来大学文艺系简直像小黄瓜的蒂头般微不足道。”

“问题是,不管是谁总有一天都要下山来不可。”我陈述我的意见。不过她的心依然像平常那样,似乎并没有被我现实而平凡的见解所打动。

要怎么样才能像克罗阿克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一样,变得野性、冷酷而精力过剩呢,小堇伤着脑筋认真思考。她双手插在口袋里,头发故意猛抓得蓬蓬乱乱的,视力并没怎么差,却戴着像迪吉·葛拉斯彼(Dizzy Gillespie)戴的那种赛璐珞黑框眼镜,空虚地瞪着天空。她通常都穿着像从旧衣店买来的松垮垮的斜纹毛西装,粗重的工作靴。如果脸上能长得出胡子的话,相信她也一定会留胡子。

小堇以一般标准来说并不算美。脸颊太瘦,嘴巴有点太宽。鼻子小而微微往上翘。表情丰富,喜欢幽默,但几乎没有放声大笑过。个子矮小,就算心情好的时候说话也一副爱冲撞顶嘴的样子。我想她有生以来大概从来没有拿过一次口红或眉笔之类的。我很怀疑她是不是正确知道胸罩也有尺寸这回事。虽然如此小堇还是有某种吸引人心的特别东西。至于那是什么样的特别东西,则很难用言语说明。不过盯着她的眼睛看时,总有那种东西反映出来。

我想还是事先声明好了,我在暗恋小堇。从第

一次交谈开始,我的心就被她强烈吸引了,而那逐渐变成无法挽回的情绪。对我来说也等于长久之间心里只有小堇。当然,我好几次都想把这种心情传达给她。不过面对小堇时,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感情转换成适当意思的语言。不过结果,那对我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就算我能适当地把我的心情表达出来,小堇一定也只不过大笑一场而不当一回事吧。

我跟小堇以“朋友”交往的期间,也和两个或三个女孩子交往过(并不是记不得人数了,只是依照算法的不同,可以是两个或三个)。如果加上只睡过一次或两次的对象的话,那名单就要稍微加长了。在跟她们身体接触的时候,我经常想到小堇。或者说,脑子的角落多多少少总会闪现小堇的影子。也曾想像我抱着的其实是小堇。当然这或许是不正当的。不过在正当不正当之前,就是没办法不这样想。

话题回到小堇和妙妙的相遇吧。

妙妙听过杰克·凯鲁亚克的名字,也隐约记得是

一位作家。但若要问是怎么样的作家,就想不起来了。“克罗阿克、克罗阿克……那,是不是写人造卫星 Sputnik 的那个人?”

小堇搞不清楚话题的前后。手上的刀叉一时还停在空中,她想了一下。“人造卫星?说到 Sputnik,就是 1950 年代第一个飞上太空的苏联人造卫星吧?杰克·凯鲁亚克是美国小说家,不过以时代来说,他们是同时代的。”

“也就是说,当时那方面的小说家,不是以那个名字称呼的吗?”妙妙说。而且,好像在记忆的深底探索似地,用指尖在桌面上画着圆圈。

“Sputnik……?”

“那种文学流派的名字。不是经常有什么派之类的吗?就像‘白桦派’似的。”

小堇终于想到。“Beatnik。”

妙妙用餐巾轻轻擦一擦嘴角。“Beatnik、Sputnik……我总是忘记这类的用语。‘建武中兴’,‘Rapallo 条约’什么的。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老早以前发生的事对吗?”

仿佛暗示着时光流逝般,暂时有一小段轻微的

沉默。

“Rapallo 条约?”小堇说。

妙妙微笑着。好像很困难地才从某个抽屉深处拉出来似的,令人怀念的亲密微笑。眼睛眯细的样子很美。然后伸出手来,用细长的五根手指把小堇蓬乱的头发撩弄得更乱一些。一副毫不造作的自然动作,小堇也不禁被惹笑了。

从此以后小堇就在心里把妙妙叫做“Sputnik 情人”。小堇很喜爱这词语的发音。这让她想起莱卡犬来。在太空的黑暗中无声地飞行的人造卫星。从小小的窗口往外窥探的小狗那一对明亮的黑眼睛。在那无边的太空式孤独中,小狗到底看见了什么呢?

那 Sputnik 话题的出现,是在赤坂一家高级饭店举行的小堇表姐的婚礼喜宴中。并不特别亲的表姐(不如说有点讨厌),出席人家的喜宴对小堇来说简直等于受拷问一般,但这次由于某种原因而没能够好好脱身。她和妙妙同桌,座位正好相邻。妙妙虽然没怎么说明,不过可能是在小堇表姐考音乐大

学时教过她钢琴,或照顾过她什么。虽然没有很长久亲密的交往,不过表姐这边似乎觉得有恩义关系吧。

被妙妙触摸到头发的瞬间,几乎可以说是反射性的快感,小堇立刻坠入情网。就像正在横越广大的原野时,突然被中型闪电击中一般。那想必很接近艺术灵感之类的。因此对象不巧的是女性,当时对小堇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就我所知,小堇并没有可以称得上情人的对象。高中时候据说有几个男朋友。一起去看看电影,游游泳,这样的对象。不过我想大概都没有特别深的关系。经常不变地占据小堇脑子里大部分空间的,全是想要成为小说家的热切想法,她的心似乎也没有被任何对象所强烈吸引。就算她在高中时代有过性行为(之类)的经验,那也不是由于性欲或情爱,而可能是由于文学上的好奇心所引起的。

“老实说,我不太能够理解所谓性欲这东西。”小堇有一次(我想是在快从大学休学之前。她喝了5杯香蕉巧克力酒,相当醉了)以非常困扰的脸色这样坦白告诉我。“那是怎么形成的,关于这个你认为怎

么样？”

“性欲不用理解的。”我陈述着平常惯有的妥当意见，“它只是在那里而已。”

我这样说完，小堇就像看见什么以稀奇动力推动的机械一般，注视着我的脸一会儿。然后才好像失去兴趣似的抬头看天花板。话就到这里结束。大概觉得这种事再跟我谈下去也没什么用吧。

小堇生于茅崎。因为家就住在海边，有时混着沙子的风打在窗玻璃上会发出脆脆的声音。父亲在横滨市内开业当牙医。长得非常帅，尤其鼻梁仿佛‘白色恐怖’时期的葛雷哥莱毕克。遗憾的是——她自己这样说——小堇并没有遗传到那样的鼻子。她弟弟也没传到。小堇常常觉得很奇怪制造出那样美好鼻子的遗传基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如果已经埋没到遗传基因之河的河底某个地方的话，或许可以说是文明上的一大损失。是那么优美的鼻子。

当然小堇那位特别英俊的父亲，在环绕横滨市周围地区居住的，和牙齿多少有点障碍的女性之间，简直神话般地受欢迎。虽然他在诊所里，总是头上深深套着白帽，脸上戴着大口罩。患者所能看到的，

只有他的一对眼睛和一对耳朵而已。尽管如此，依然隐藏不住他是美男子的事实。美好的鼻子凛然端正而性感地隆起，这几乎让亲眼看见的所有女性患者脸红起来，转眼之间——即使医疗保险不支付费用——便坠入情网了。

小堇的母亲在 31 岁年纪轻轻时就去世了。心脏有先天性结构上的缺陷。母亲死时，小堇还不到 3 岁。有关母亲的回忆，只有肌肤轻微的气味。母亲的相片还勉强留下几张。结婚典礼的纪念照片，和小堇刚出生不久的生活照。小堇找出旧相簿来，看了好几次照片。光从外表看起来，以极保守的态度来说，小堇的母亲算是“印象淡薄”的人。个子矮小的女人，发型平凡，穿着领口拘束的衣服，脸上露出不自在的微笑。看来仿佛就要往后退下，与背后的墙壁化为一体了似的。小堇努力想把她的容貌烙印在脑子里。这样或许总有一天就可以在梦中见到母亲了。或许还可以跟她握手，甚至交谈也不一定。然而却没那么顺利。那是一张即使记起来了又会立刻忘记的脸。岂只是梦中，连大白天在同一条马路